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龔㷲遠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二

元 朱公遷 撰

小旻之什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舉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丁貫反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

邪僻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違善從惡所以為邪僻之謀而視之使人甚病也慶源輔氏曰邪亂之世庸暗之君謀猶邪僻無日而沮止者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叶都黎反

賦也潝潝相和去聲也訿訿相詆也而相和而背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䴕録謝氏曰習俗如此亦甚可哀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

則從之（輯錄此即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也）亦何能有所定乎（以上二章言其惑於邪謀如此蓋無聽言之明而用捨不當也然上章專責其君此章并責其臣）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音朔）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增釋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謂求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故不告也）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音嫡）所從（輯錄輔氏曰洪範云謀及

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也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輯錄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輯錄通釋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

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徽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輯錄東漢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章帝曰諺言云云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蓋出於此以上二章言其不能斷以從善又如此蓋無聽言之明而用捨不決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補美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

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或聖或否言是非明著可見也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能別聖否則不惑邪謀矣能用哲謀肅艾則是斷以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致敗也必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聖人之德五者咸備此則人各有其一德耳豈作此詩者

亦傳箕子之學也與五事之德各一其德也但此章既以聖否對言然後詳數哲謀肅艾則聖之一德足以兼乎四者矣又通而智則謀無不審嚴而治則謀無不定故聖哲居謀之前肅艾居謀之後詩意蓋以謀為主故其序亦與書不同也書之序肅艾哲謀聖蓋以五行為序耳輯錄蔡氏傳曰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序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肅艾哲謀聖五德之用與集傳亦不同

○不敢暴虎不敢馮皮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

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惟其惑之而不知不斷之為害也故詩人危之如此上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可避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增釋許氏曰一章言君邪僻不用善謀而用不臧二章言臣阿比共違善謀而從不臧一章之謀猶君之謀猶也二章之謀猶臣之謀猶也一章謀臧之謀指臣之謀二章謀之之謀指衆人之謀也三章又言臣無有

任責而決衆謀四章又言君臣不法古而無遠慮五章言天下未嘗無才但不能用之則望望而去六章言為國者當於事未形者戒謹恐懼以終之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必列反）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上聲）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輯錄陸氏曰似鶻鳩項有繡文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父母之賢雖不可及亦努力追及之爾此皆勉強以求其至者物既皆然人不可以不然也故以起興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不寐有懷正可以見努力追及之意前二句興後四句也言此以為相

戒之端不及其親則遭禍而辱其親矣是以念欲及之而有懷甚切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究彼鳴鳩本不能高舉今乃能飛戾于天矣以興人皆可學而進其德也父母之賢晝夜思以效之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扶又反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輯錄解頤曰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温恭自持以勝也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輯錄一專也專務酣

飲也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此篇以敬威儀為主温克能敬者也昏而不能敬者也一善一惡可以為勸戒矣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敬則天命在我矣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説輯錄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㑹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叶此禮反之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叶蒲美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叶養里反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螺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螺蠃即細腰蜂本草注蜾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𨔵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嘗拆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上聲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言民皆可采也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螺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似之者使之似已也○此章既以其可公共之理為興又以其可變化之理為興

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穀所以終乎菽之興似所以終）

（螟蛉之興）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教其子使為善亦敬威儀而已輯録解頤曰善其身所以繼先人也教其子所以繼吾身也物之在外也猶可采而有之况性善本吾身之所有乎物之不似也猶可䫉而化之况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本似者乎為此詩者其於保身於教子可謂兩得矣）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桑經反）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摇載則而汝忝辱也

○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漢東方朔傳云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怠譬如脊令飛且鳴矣愚謂飛而且鳴用力為甚努力進善亦猶是也此亦以勉强勤勞之意為輿輯録謝氏曰當如日斯邁如月斯征無一時不勤可也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努力以求無辱其親亦曰敬威儀而已此申首章及二章之意輯録解頤曰脊令之且飛且鳴其勢之不能以已也我兄弟之日邁月征亦其情之不能以已也夙興夜寐各務努力以求無忝於先人可也天之密運聖人之不已君子之自强皆此意也而此詩及之其亦有得於聖賢之學也歟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填都田反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觧錄孔氏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埤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呂東萊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填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觧錄亭道路所舍也犴豻同胡地野犬也所以守者故謂獄為狴犴○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

岸宜獄矣此以受所不堪受者為興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辟音闢也所謂我心憂傷者此故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所以自善之道亦曰敬慎儀而已然又憂不能決而決之於卜也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此章又申敬爾儀之意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溫溫和柔貌人也惴惴而小心者畏謹之人也解錄謝氏曰溫溫而恭者謙和之

如集于木恐隊(音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彼溫恭者則如集于木也彼小心者則如臨于谷也賢者之敬其威儀如此我之戰兢得不然哉此章又以終敬爾儀之意(輔錄)鄭氏曰哀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如此

小宛六章章六句 首章念父母以發相戒之端二章敬爾儀以示相戒之實三章言爾當教子以此敬四章言我之與爾當日就月將於此敬五章言時事如此已不可以不敬六章言賢者如此已不可以不敬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

定讀者詳之增釋許氏曰此詩遇亂而戒兄弟脩德以免禍脩德當法其親免禍則謹其德前四章脩德之事後二章免禍之意

弁薄干反彼鸒音豫斯叶先齎反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雅與鴉同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足又音卑烏輯録爾雅鸒斯鵯鶋詩詁曰既曰雅又曰烏語似重複今定以鸒卑居也卑居雅也雅即烏也有數種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〇舊説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已物得自如人不如物故以起興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輯錄怨咎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詞也怨之之詞相似慕之之心

又同故集傳本諸孟子而以此證之輯錄解頤曰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懿也我獨于罹謂得罪於父則母子兄弟之間皆不能以保其樂也子以父為天父之不吾愛即天之不吾與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而不見愛於父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此詩本叙其哀痛迫切之情故

以憂之一字為一篇之綱領下章凡七言之

○踧踧徒歷反周道叶徒茍反鞫九六反為茂草叶此茍反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丁口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口反心之憂矣疢丑覲反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去聲也周道大道也鞫窮窮塞也謂廢塞而不用也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事一或念之則痛心是皆先事而致慮之之意且以一廢一舉相對

也精神憒古對反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輯錄年少而容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輯錄謝氏曰惄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解頤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惄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疢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叶奬里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輯錄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也樹

之牆下以遺去聲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輯錄附也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此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為興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首章與此章皆怨而慕也但首章有控告之意此章有痛切之懷輯錄胡氏曰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曰不知天生我

之時果在何歟不可得而知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于罪反）者淵萑（音九）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當易匹詣反）衆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物類相容則有可止息之處我不見容則如人所不用之）

舟而無可止息之處矣此以人不如物而起興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音遘尚求其雌叶千西反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留猶徧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音配匹輯錄輔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思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

無枝物相顧念則有可生全之理我既不見顧念則如生意所不及之木而無可生全之理矣亦以人不如物起興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兎尚或先蘇薦反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蘊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兎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步木反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兎死人之不如則

其秉心亦忍矣以不忍之心與忍心又以待至親不如待疏賤起興也是以心憂而涕隕也五章以前多為自怨之詞以怨已此及下章則雖自怨而實怨其親矣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叶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叶居何反矣析薪杝敕氏反叶湯何反矣舍音捨彼有罪子之佗吐賀反叶湯何反矣

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輯錄孔氏曰醻酬古字通用此喻得讒即授而行之如旅酬也曾不加

惠愛舒緩而究察之（䡙録解頤曰不加愛是無復惻隱之萌矣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辨矣）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䡙録箋此句下有不欲妄踣之一句下文皆不字亦作不欲）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䡙録解頤曰惟其無是非之心故人之有罪者則舍之而不問惟其無惻隱之心故我之無罪者則加之而不恤）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凡處細微之事者必有理而乃以非理罪我乎此以待人不如處物起興）

○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豉反）由言

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輯録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輯録王氏曰毋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歎之辭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

立舒王輯錄舒王德宗姪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引德宗事見未發以前當如此蓋以證前四句之意也〇輯錄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白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然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一章怨慕也二章自怨也三章又為怨慕之辭四章無所底止五章無所聊生則又為自怨之辭六章七章則怨及其親而怨之中不忘於慕也至八章無逝我梁以下始為絶意之詞云　增釋許氏曰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疢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襃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為是

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輯録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音石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輯録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兄射其弟以比幽王棄子涕泣道之以比太子怨詞戚之之心即親親之仁也若小弁不怨則疏其親矣可乎哉惟其慕之所以怨之小弁之可取者正

以此耳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微激之而遽怨故遠之而遂忘均為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旻天之怨怨已也小弁之怨始於怨已而終則怨其親也不得乎親而談笑道之則其心恝然矣不必計其怨之同異也所可惜者小弁之親親一時之慕爾使能即此良心以致終身之慕則戚中戚甫豈遂至於忘其親乎孟子論是詩無貽詞毛傳引之集傳用之以見孔子錄之之故也辯錄朱子曰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

不孝也解頤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録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彛之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間則然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慎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

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輯錄嚴氏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市專反已

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

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

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容不當容則讒來而造亂用不當用則讒行而益亂若喜怒以正遏惡揚善則讒無從生亂無從起矣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輯錄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

於優柔不斷所謂懐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叶謨渾反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賦也屢數音朔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音霎血告神以相要平聲束也鄭録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歃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協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歃歠也盟

者以血塗口旁曰歃盜指讒人也餤進卭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

舜典朕堲讒說殄行蔡氏傳堲疾也音即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

增釋吳師道所謂亂是用長是用暴是用餤皆進進不已之意共亦訓進此言若不止所進則維王之病矣是承上意而總言之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不能止讒而喜

聽讒則讒爲亂階必矣以申上章之意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音鐸）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叶黃郭反）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寢廟難作而君子能作之大猷難定而聖人能定之人各有心難忖度也而我能忖度之此以能所難能爲興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

心我皆得之不能隐其情也以二事為興言得讒人之心若難以犬獲兎為比言得讒人之心甚易也輯錄朱子曰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諂之人却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起興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舉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是言者自無非義理也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顔之厚叶胡五反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

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耻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輯録樹植也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桑木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譏信不同則未必皆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此用處置事理不同為興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輯録解頤曰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偽善言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巧言也真氏曰憸巧之言悅耳人聽如笙簧然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耻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其斯人之謂與我得其心彼不知耻所以足上章之意○增釋吳師

道曰蛇蛇安舒正對顔厚而言巧言者自欺之心達於面終有不可得而掩者其顔豈得不厚乎上章第五句六句以見能得讒人之情此章第三句四句至末三句又以深見讒人之狀言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叶居溪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叶居希反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烏故反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見秦風蒹葭篇拳力階梯也骭音限瘍音羊為微腫足為尰

𨈮錄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鬬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腫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為惡者弱黨惡者寡是亦無足畏也鄙而賤之之詞

巧言六章章八句輔氏曰四章五章謂讒言易辨六章謂讒人易除愚謂三章以前刺聽讒者五章以後刺造讒者　增釋許氏曰夫人既被讒終篇未嘗有怨懟詐斥之語拳

夸毗以欲諷上之審聽而五章且以開讒人之迷不自憂其身而惟憂天下之亂不惡怒其人而發其羞恥之心詩人之忠厚如此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内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

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輯錄歐陽氏曰魚梁者古人營生之具詩屢言之而不入我之門乎似詩之作以此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輯錄輔氏曰首二句責之也而不為已甚之辭中二句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末二句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遁然亦無忿懟之辭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己而禍之乎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己而猶為不知之辭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

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首章疑之二章三章微責之輯錄輔氏曰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畏于天而譖我如是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孚愔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輯錄適所以訓祇字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况于反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輯錄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眉上曰衡謂舉目揚眉也左太冲賦本作盱衡而語○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

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叶以支反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音悅祇安也輯錄祇當作祁○言爾之往也旣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輯錄李氏曰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爲譖矣此三章一意又皆反覆以其不見爲疑也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齋反)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鋭上平底似稱(去聲)錘六孔(輯錄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燒土為之)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横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音燭)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輯錄周禮疏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伯氏

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並去聲）也（親愛以伯仲言應和以壎篪言）與汝如物之在貫（如物在貫言無間也伯仲壎篪相與如此可謂無間矣）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此章始言其譖已也昔者知我今者譖我與二章之意相應而加詳）

○為鬼為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

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輯錄孔氏曰蜮如鼈三足陸機云一名射影含沙射影其瘡如疥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此章乃正言以責之輯錄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絶之然其絶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絶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絶

則醜詆固拒輯錄醜惡詆廣韻注呰也呰音訾口毀也固堅也唯恐其復合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食荏反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輯錄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背也○時有遭讒而被宫刑為巷伯者作此詩輯錄曹氏曰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內蓋奄

人也巷永巷也内人之所居伯長也其官為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太甚矣輯錄嚴氏曰甚之者言為禍痛深疾之之辭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同與謀叶謨悲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輯錄通釋曰即箕星也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前章言文致之

以成其罪此章言張大之以成其罪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輯錄閟音秘幽深也解頤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搆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批賓反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輯錄解頤曰緝緝者

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譖之初行既以不信而加諸人言之不慎亦將以不信而責於汝戒之也

○捷捷幡幡芬遭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汝

遷

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輯録嚴氏曰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輯錄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

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解頤曰好譖之初固惟汝之受好譖不已又將於汝乎還亦戒之之詞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因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輯錄王氏狀上有情字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彼譖人者叶掌與反誰適與謀叶滿補反取彼譖人投畀豺士皆

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呪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去聲文也投棄也輯錄畀付與也說文豺狼屬狗聲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輯錄通釋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讒人於彼使凍餓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烏故反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輯錄制斷也正也○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下如字如巷

伯一者好之之至一者惡之之至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法奇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楊者近水之木宜下隰故楊園為下地猗加也加者出其上也畝丘高地也畝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寺人內小臣輯錄周禮天官屬注寺之言侍也又音侍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卑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為興蓋譖始於微者而其

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䡵録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通釋曰劉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爲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而未嘗明言其爲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一章二章責之三章四章誨之五章怨而訴之六章深思而痛疾之七章則言作詩以爲君子之戒也䡵録陳定宇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内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䡵録三䡵黄圖曰永

長也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為掖庭置獄焉謂之掖庭詔獄伯長也主宮内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司馬遷以救李陵而得罪下蠶室輯録孔氏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刋述典墳詞多慷慨是以班固云小雅巷伯之倫焉而楊氏曰寺人内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去聲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踈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

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被讒而遭刑則見讒能禍人以寺人而遭讒則見讒能間人○已上三篇皆刺讒者之詩故相屬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邱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風雨相須

所以與維予與女也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恐難則相保安樂則相遺此無恒心之人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叶胡隈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回反

與也頹風之焚輪者也焚輪旋轉之貌迴風從上下謂之頹頹下也輯錄爾雅焚輪謂之頹注暴風從上下鄭樵曰焚輪自上而下一說焚輪亦當時方言迴風爲飄注旋風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悉井反也頹則暴而易散所以與棄予如遺也○首章以物之相須與人之相與則後二句在興外此章以物之不

常興人之無常則

盡一章而興之

○習習谷風維山崔（祖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回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韻未詳）

比也崔嵬小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輯錄萎音逶草木枯）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谷風生物之功甚大也而猶有所憾功之難全固然也恩施雖厚而不能無不足蓋若此矣忘大德思小怨則責人之不恕也故此章為比而與上二章不同）或曰興也（以谷風生物興大德以草死木萎興小怨謂興體亦可也）

此蓋謂之比則重在忘字與思字謂之興則重在大德小怨字○增釋許氏曰傳意謂谷中之風而及於崔嵬之山是所被者廣矣風本生物者也而草木不免於萎死是天地之功亦有所不足也而況於朋友豈無小過哉當存大義而全交道可也今乃忘我大德而思我小怨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怨其始合而終睽三章怨其不當以此而見睽也谷風蓋與伐木為反對終和且平則無谷風之怨矣鮮錄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蓼蓼(音六)者莪(五河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

子不得終養去聲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輯録嚴氏曰始生謂莪長大為蒿為莪猶可食為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子不能終養也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比也蔚牡菣去刃反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已上二章先發

哀慕之意

○缾之罄音慶矣維罍之耻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里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

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缾以泄之罍以蓄之二者交相賴也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耻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缾取給於罍親仰給於子理相似也輯録通釋曰缾罍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缾罍之小大也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輯録下四句又所以

實此二句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此章備極哀慕之情輯錄輔氏曰玩此四句真能道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喜六反我長丁丈反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輯錄史記拊循其民劉執中曰防其驚也則拊之育覆孚救反育也輯錄禮記煦嫗覆育顧旋視也輯錄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輯錄嚴氏曰復謂顧之又顧反覆不能暫捨也

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此章極言父母之恩如此以發上文劬勞勞瘁之意輔錄嚴氏曰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謝氏曰天生萬物其恩無窮萬物無能報其恩者父母生子其恩如天之無窮子亦無可以報其恩者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山高

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此害何哉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以爲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聿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此與上章重自哀痛以申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

感人如此王裒父儀事魏將軍司馬昭昭與吳人戰敗問曰戰而敗績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斬之集傳引此以明詩之用輯錄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茍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解頤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嗟詠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止反睠音春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興也饛滿簋貌飱熟食也輯録孔氏曰禮簋盛黍稷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輯録孔氏曰雜記匕用桑長三尺喪祭也吉祭及賓客之匕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賓用匕載之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胖音判牲之半體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〇序以爲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輯録孔氏曰譚

國在京師之東言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此固宜為無義之興但簋飧饛然突而不平周道則平如砥也棘匕捄然曲而不直周道則直如矢也以突與平以曲與直相因之義或然是用存之以備一說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適周之道既平且直乃人所共履共視者此蓋互文見義耳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此章首發憫恤之意

○小東大東叶都郎反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户郎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

使我心疚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輯錄梭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柰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音升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既傷於財又困於役即此見之此章指言所可憫恤之事

輯錄輔氏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矣既往既來則言

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優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匀反)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音刈)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平聲)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扶又反)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

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此以愛物之心興愛人之心○此章則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恤之人而致願望之詞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子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隷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輯錄解頤曰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此言賦役

不均羣小得志也此又歷言所可憫恤之事而深怨之也輯錄李氏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小人得志綱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瑞玉名輯錄以瑞玉為珮漢天河也輯錄楊泉物理論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孔氏曰三星鼎足望之跂然而成三角在天市垣北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平聲其肆也

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肆謂止舍處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二十八宿謂之經星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輯録孔氏曰在天為次在地為辰通釋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輯録歐陽氏曰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

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此怨其上之弗加憫恤而冀天之憫恤也輯錄輔氏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今也東國財力俱困易視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於天也解頤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鞙鞙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愬哉亦惟愬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啟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賦也晥明星貌牽牛星名輯錄六星北方宿爾雅謂何鼓何胡可反服駕也箱車箱也輯錄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輯錄庚續也劉執中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啟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輯錄通釋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畢

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畢網也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輯録謝氏曰織女無織成文錦之實牽牛無服箱之實啓明非真能啓日之明長庚非真能續日之長畢不可以掩捕鳥獸不過施設於經星之行列耳皆有其名而無其實也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此又怨夫天弗能加憫恤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訐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輯錄通釋曰六七月間見於南方者指當時昏見為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輯錄箕東方宿南斗六星在箕北北斗七星其六在紫微垣內其一在外運乎天中臨制四方翕引也舌下二星也箕四星在天漢之中二為踵在上二為舌在下踵反在上故曰引其舌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輯錄亦皆有其名而無其實也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

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此又言天弗閔恤而且若欲加害也輯録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詞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之詞也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詞雖若潤疎而意脉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唯怨得其正

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大東七章章八句增釋許氏曰一章言上不恤下而賦役不均也二章上四句傷於財下四句困於役三章欲得休息之意四章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五章言為西人所虐視而覲天之監六七章傳言已明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上聲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四月維夏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先祖忍予遭禍則禍之來也何時始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無所歸咎之詞也怨先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菲反亂離瘼音莫矣奚

家語作奚其適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

○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肅殺用威則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何處可安草木之病者皆然人民見病者隨地而然也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故以起興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也

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但亂則俱害矣而云然者自傷之甚爾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慽同故以

起興○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不言春者春日腽妍與禍亂之世非類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悲反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輯録錢氏曰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不可知也物性有常人性無常此以人不如物起興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泉水之濁有時或清而禍亂之遭無時可已也此亦以二者相反對而為興者也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此有不忍遺棄之意瘁病也有識有也識有猶言顧念○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輔氏曰江漢為南國之紀則是江漢之有南國也王不我有則是自絕於下矣愚謂此以人情

不如物理為與與江有汜同

○匪鶉徒九反匪鳶以專反叶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賦也諸本作鶉與非鶉鵰也輯錄埤雅曰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為皂鵰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輯錄陳氏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

興也杞枸音苟檵音計也輯録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梖赤梀音色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䏰去為車輞輯録輞車之牙即輮也考工記注輮牙也以為輪之周抱也○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梖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比則託物為比無義之興

四月八章章四句一章至三章言禍亂日進而四章則怨其上五章又言禍亂不息而六章又怨其上七章言去亂無計八章言作詩告哀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嶽

謄録監生臣龔輝遠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三　　元　朱公遷　撰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奬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賦也偕偕强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

母之憂耳輯錄謝氏曰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也子以王事為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為憂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賦也溥大率循濵涯也輯錄疏九州海環之濵是四畔近水之處○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輯錄豐峰饒氏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為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使我為賢而勞之乎

不斥王而曰大夫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非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者而言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輯録旅力方剛言其健也

○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輯録謝氏曰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床或不已

于行叶戶郎反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徂醉反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栖音西遟偃仰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為儀容也增釋鞅掌煩勞失容之狀

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巨九反或出入風音諷議叶魚羈反或靡事不為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七恭反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一章勞苦而思其親二章三章勞苦而怨其上四章以後極言勞逸不均而深怨之也輯錄胡庭芳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劉氏曰當作痕疧與痻同眉貧反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疷釋文都禮反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此皆言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語相呼為興輔錄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期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

不能出也人心有憂則拘而迫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於容二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勇直龍二反兮

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憂傷之意反覆道之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下章並同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荒遠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色主反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輯錄疏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輯錄謝氏曰載再也離歷也曰憂曰毒而又曰大苦其情有大不堪者矣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畏罪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輯錄輔氏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罟

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慕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詰戰反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

勞而不暇也輯録輔氏曰睠睠懐顧言已之於僚友勤厚睠睠然懐思而顧念之也譴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慼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懐歸畏此反覆芳福反賦也奥暖輯録疏即春温亦謂二月也蹙急詒遺丁季反慼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輯録輔氏曰采蕭穫菽則歲莫之事也又自咎其

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輯録謝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也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

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禄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前三章致憂思之情後二章盡忠告之義輯録陳定宇曰此詩因已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内者且於已

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歟○增釋許氏曰詩言其毒太苦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曰自詒伊戚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事親善人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鼓鐘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栢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輯錄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漣水軍即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湯湯

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輯錄輔氏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鼓鐘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户皆反叶賢雞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為反

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輯錄輔氏曰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鼓鍾伐鼛古毛反叶居尤反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 淑人君子其德不由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臯云臯鼓尋有四尺輯録此引冬官韗人文又地官鼓人以鼛鼓鼓役事八尺曰尋 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輯録輔氏曰伐鼛舉樂器之大者言之以見其樂之盛也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

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以灼反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輯錄濮氏曰但時非古之

時聞其樂祇見其可傷也孟子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鼓鍾四章章五句 一章至三章直刺之四章美其鼓樂而陰刺之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輯錄

胡氏曰歐公云鼓鍾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

集傳以為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敕留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叶逸織反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為有田禄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如字積音漬曰庾十萬曰億輯録嚴氏曰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言其多也饗獻也妥安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輯録禮記郊特牲注曰尸始入祝則詔主

人拜安尸使之坐蓋祭祀筵族人之子為尸輯錄筵尸用無父者祭祖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取卿大夫有爵者謂之公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侑勸也實飽也儀禮特牲夙興烹饎設筵几迎尸正祭尸入即位主人拜妥尸尸祭神食祭酒啐酒告止祭鉶嘗之告旨尸三飯告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尸又三飯如是者三三然後主人酳酒獻尸介大也景亦大也以介景福謂以此大求多福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輯錄解頤曰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故言蔟

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古人古者治田之人也蓋將使我於此埶黍稷也蘄録輔氏曰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王氏以為我倉既盈則無所藏之而露積為庾其數至億者是也然此亦甚言之以見有餘之意耳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為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古人墾闢蓋以為孝孫種殖計故種殖有成即為祭祀受福計所以種殖者非他也致祭受福不可無酒食也有此黍稷可不知所用哉其意重在六箇以字　此章專主酒食言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

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袪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輯錄輔氏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蹌蹌者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言烝嘗則禴祠在其中矣但禴主樂祠主言詞此承牛羊之文故以烝嘗言之剥解剥其皮也亨煑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音捧持而進之也牲體則陳之殺則進之剥亨肆將皆潔牛羊奉烝嘗之事而皆蒙濟濟蹌蹌一句則無不敬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禮公食大

夫皆行事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容之處也魂無不知神無不在故博求之如此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濟濟蹌蹌以下五句是薦牲之敬為一節祝祭于祊一句是求神之誠為一節祀事孔明一句則總結之也皇大也君也訓大與君言神來而處尊位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輯錄朱子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薦牲之禮如此求神使饗之又如此祀事可謂明備矣此先祖之所以來饗孝孫之所以受福者盛大而悠久也　此章專主牛羊言

○執爨七亂反踖踖音迹叶七畧反為俎孔碩叶常約反或燔音煩或炙

之救反叶陟畧反君婦莫莫音麥叶木各反為豆孔庶叶陟畧反為賓為客叶克各反獻酬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黄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輯録疏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敬也為俎者燔者炙者皆執爨之人而皆蒙踖踖二字也語勢與上章同俎所以載牲體也所謂博碩肥腯是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去聲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上聲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是也輯録朱子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

雞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孔疏云從獻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在俎也

君婦主婦也輯録輔氏曰君婦者君主也又所以尊稱之也莫莫清静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平聲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內羞以黍稷庶羞以肉味輯録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酏音移臐音熏膮音枵胾音志

賓客筵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去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並去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去聲長相勸而交錯以

徧也特牲迎尸正祭之後主人獻尸主婦亞獻尸賓三獻尸尸皆酢酢畢主人獻賓及衆賓宗人公有司又獻長兄弟衆兄弟及私臣又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各洗觚為加爵嗣舉奠弟子舉觶於其長為旅酬佐食獻尸祝告利成尸出徹俎賓出觶錄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卒度卒獲言無不合於法無不得其宜也觶錄謝氏曰笑語卒獲言旅也語恩澤行於禮法之中和樂生於誠敬之餘也格來酢報也內而主婦外而賓客及賤而執爨者無不敬以將事如此此神之所以饗而福之所以降也此章通以俎豆獻酬之事言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滿必反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

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蝌錄工於為祝者苾芬香也卜予與同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定公元年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注幾哭會也不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整則不亂疾則不慢正則不邪戒則不怠皆莊敬之容也極至也〇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上章絜牛羊者執爨者君婦賓客皆極其禮敬如彼此乃言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又如此則自妥侑以來敬可知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音假主人蝌錄少牢注嘏

大也予主人以大福輔氏曰徂賚二字重釋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曰爾飲食芳潔上言酒食牛羊炰炙之類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孔氏曰如期不遲晚也如法豐足不乏少也爾禮容莊敬以妥以侑至此式禮莫愆皆是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此字即指極而言之極訓為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脩身而得身脩之極齊家治國而得家齊國治之極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所謂無一事而不得乎此也非神所賜何以若是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福祿以報飲食之芳潔衆善之極以報禮容之莊敬各隨其事而報之也但極之所在即福之所在極又可以兼乎福矣少牢嘏詞曰皇尸命工

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音汝孝孫䣊録注曰承猶傳也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釐賜也即所謂承而致之也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公卿大夫其禮皆然故引以為證

特牲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遂嘏主人此章自主人獻尸時言之而述祝嘏之詞如此

○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鐘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力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賦也戒告也告以當奏送尸之樂宜預備也䣊録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眾也鐘

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以畢矣祖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上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去聲成畢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利訓為順成訓為畢言孝子之順養禮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神無形尸與神為節度送尸則神歸矣輯錄少牢曰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先既戒之至此乃奏之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上聲也輯錄箋諸宰徹

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祭則燕於寢惟同姓得以昭穆序異姓賓客不可與燕故歸其俎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禮畢而送尸則徹俎而行燕私之禮　此章自祭畢時言之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惠孔時維其盡叶子忍反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輯錄通釋曰廟

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為房西為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為奧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為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授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

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輯錄疏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

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祭祀獲成已為受祿燕飲喜樂又為後祿受而綏之者若受之於彼而置之於此使安固也

爾殽既進與去聲燕之人無有怨者此言小者即前章之諸父兄弟也燕私舉而人心和悦如

此而皆歡慶醉飽稽首稽首拜至地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順者順於理時者適其時無所不盡董氏曰內盡志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祭而格神則一身宜受其福祭而盡禮則子孫當守其規此與燕者所以祝主人也○此章以燕私之事言之而述與燕者之慶詞如此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增釋許氏曰此詩意趣宏博辭氣縱逸語緒參差非它詩比讀之茫然不知其際久之始見端倪蓋一章謂勤於稼穡所入者盛得以為祭祀之具二章言牲體之潔三章言俎豆之盛又皆言神享而降福四章祝致神語五章送神而起六章燕宗

族之端卒章宗族燕而祝君壽福也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此本序說故以先王言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輯錄朱子曰此下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為公卿之事蓋畿內之諸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徒鄰反之畇畇音匀原隰曾孫田叶地

因反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音闢貌輯錄疏墾耕其地闢除其萊以成桑田也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平聲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大界猶十里之成萬夫之川是也十夫有溝百夫有塗視澮川道路則為小畝壟音隴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凡遂在田首遇按如此則遂在井之內溝在井之外田首者水之來處也畝以防水則當畀下之處地之大勢東南下故

欲水自西而東則為畆在水之南欲水自北而南則為畆在水之東也然高下相因無定勢舉東南則西北可推故專於下文言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則知不可執一論也○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

輯録輔氏曰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

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

輯録通釋曰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纘禹之緒商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于禹之績可以見禹功之在人心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

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

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畇畇原隰可見甸之之功我疆我理即是田之之事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敷云反益之以霡亡革反霂音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霡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雨雪以時斂藏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田之辟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于逼反曾孫之穡以為酒

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叶泥因反

賦也塲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鄭氏曰與尸謂獻孰食幷酳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酳齊獻尸尸因酳以酢賓幷祭畢燕同姓於寢也祭禮始終用酒食之事如此○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輯錄通釋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陰陽和萬物遂此連上章而言冬雪春雨則陰陽和矣黍稷生長則萬物遂矣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此章言地利充斥穡事大成則祭祀之禮莫非至情而神降之福可必矣○此章第

一句承首章之意第二句承二章之意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叶攻乎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候古反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音醋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蘄録疏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地無遺利祭無遺禮於此可知但菹不止於瓜舉此以為例爾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輯錄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輯錄董氏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輯錄疏刀環有鈴其聲中節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牲必騂色故告純牲必特殺故告殺取其膋以升臭也合古沓反之黍稷實之於蕭

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膋必以蕭裹之蕭香蒿也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句）鬱合鬯（句）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輯錄陳氏曰灌之禮以圭璋為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音爇）蕭合羶（馨同）薌（香同）凡祭慎諸此（輯錄陳氏曰既奠謂薦熟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此天子諸侯之禮）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輯錄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始

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去求之又曰如言殂落徂升也是魂之遊落是魄之降祭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

○是烝是享叶虛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承上章牲酒言以此而烝以此而享則飲食芳潔而祭祀明備矣或曰冬祭名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三章共一意以黍稷為主故以壽考萬年結之

四章自是一意以瓜為主故以受天之祜結之五章六章又共一意以牲酒為主故以萬壽無疆結之但畀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烝享苾芬而祀事始成也○增釋吳師道曰一章疆理修二章雨雪時三章黍稷盛四章菜蔬具五章犧牲備六章祀事成嘗細推之首章疆理修起下章種植也二章雨雪起下章有年也三章疆埸翼翼者首章修壑之績黍稷彧彧者二章種植之功也此是足上二章之意黍稷既成可為酒食以畀尸賓舉祭之始終言之也四章承上章言田中有黍稷則以為酒食疆埸有瓜則以為菹而獻皇祖也然曰畀曰獻者必供此用將進之辭也五章首言祭是祭之時矣雖主言犧牲而詳及灌鬯焫蕭氣臭迎牲之事併酒

黍稷在其中矣卒章文總第三章以下之意是烝是享總畀獻享言也苾苾芬芬總諸物氣臭言也前言獻之皇祖享于祖考故此言先祖是皇也前言壽考萬年曾孫壽考受天之祜故此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也

倬（陟角反）彼甫田（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因反）今適南畝（叶滿彼反）或耘或耔（音子叶奬里反）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鉏里反）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輯錄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

之法也我食禄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去聲）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去聲）本也（雝即壅字本根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甽（凡甽之長竟畝一畝為三甽一夫百畝則三百甽也）廣尺深尺而播種（上聲）於其中苗葉以上（以已通以上猶言既長也）稍耨（奴豆反鉏也）壠草因墤其土以附苗根壠盡甽平則根深而能（音耐）風與旱也（墤愈水反漢書作隤孔疏作墤墤埒也猶培也附根即雝本也能即耐字）薿茂盛貌介大（攸介攸止舒曠之地可止息之處也）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

工商不與（去聲）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出管子小匡篇本作樸野而不暱此與呂氏詩記之文同與本文小異蓋市井工商之子習為狎暱為農之子處鄙朴之地款本尚實其中若有頴拔之人可以為士則厚重謹恪能勝重任而足為上所倚賴矣集傳引此以明髦士即秀民也輯錄輔氏曰言農夫而終之以髦士所以重農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輯錄輔氏曰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墾闢之力而我得以耕治以奉祭祀之意甫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富以

見於神不可不報之意　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禄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音嗣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葢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輯録通釋曰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　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

是又將復去聲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輯錄何伯善曰美大就黍稷言之止息就農人言之其說與疏義不同未知然否進我髦士而勞去聲之也南畝即甫田之間髦士即農人之秀者慰勉之意不可人人曉之惟可與言者與之言庶幾達於衆也此章言其力於農事如此

○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輯錄陳氏曰明則足以交神此

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輯錄疏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各以其方之色也社后土也以句音勾龍氏配輯錄疏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神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增釋許氏曰疏意謂后土有二名同實異社則祭五土之神而以句龍配非祭大地也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萬物既成報其賜也周禮所謂羅弊句致禽以祀祊是也祊即方字羅網也弊止也以網捕獸獸盡而網止則獻所獲之禽以祭四方之神也蓋秋獮之禮如此臧善慶福御迎也田

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輯錄疏若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增釋許氏曰禮記注先嗇若神農者疏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穡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若嗇而祭也斂去聲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增釋許氏曰此傳田畯與經三章田畯不同傳以神言經以人言也豳詩說詳見豳風總結處

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輯錄王肅本管子牧民篇語○言奉其齊音咨盛音成輯錄在器曰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

夫之福而致之耳神以豐年之福賜農人我則因農人而受福也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因報成而知有賴於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而為農夫計矣是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此章言其奉方社田祖之祭如此鮮錄胡氏曰此章分兩節農夫之慶以上秋報也琴瑟擊鼓以下又是春祈也解頤曰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恵於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奬里反饁干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

音俊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叶羽巳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以豉反長畝同上終善且有叶羽巳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輯錄陳氏曰先儒以外事為治兵然廵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輯錄見武成篇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

下相親之甚也輯錄謝氏曰攘其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或取諸左或取諸右嘗其旨否者所嘗非止一夫之餉也何者為甘美何者為不甘美無不知也一以知田家之苦樂一以見官民之相親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輯錄解頤曰曾孫之來以省耕為職者也田畯之至以勸農為職者也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此中首章之意也自曾孫來止至嘗其旨否皆適南畝之事易治竟畝即耘耔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勸農之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

如京叶居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袪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毗至反也輯錄疏謂以茅覆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粱車粱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此申二章之意也千倉萬箱以上發我田既臧一句報以介福

則介稷黍穀士女之云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此詩以自古有年一句為大旨夫萬畝之入未嘗取盈而有陳可取以食農人者以自古有年故也黍稷薿薿則又將有年矣烝我髦士必謂有年相繼則取陳食爾又可圖也我田既臧則有年已荐臻矣以介稷黍則冀其又有年也至於三章又申首章之意四章又申二章之意則所以祈有年者愈無窮矣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音琰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庭且碩叶常約反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修耒耜具田器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直則茂拳曲則生不遂矣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事事皆備然後事其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輯錄輔氏曰王氏謂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不知何所據但南乃陽明之方故多言之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農夫勤畝而得黍稷茂盛如此用之以順曾孫之所欲也蓋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故用力致此黍稷以順之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

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輯錄觧頤曰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於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也俶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

○既方既皁叶子苟反既堅既好叶許苟反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其螟莫延反螣音特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曰孚曰甲皆粟皮也劉氏曰穀粒之生必先有房甲而後充實也輯錄房謂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實

未堅者曰皁方始秀也皁始實也堅好則實而成矣稂童粱輯錄說文作節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輯錄害苗分其土力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輯錄害苗戕其根株稺幼禾也輯錄疏蟲災禾稺者偏甚○言其苗既盛矣輯錄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又必去上聲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去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去稂莠在人去蟲蝗在神故有望於田祖如此姚崇遣使去聲捕蝗

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音意蓋古之遺法如此開元四年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意夷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穧束秉把

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輯錄呂氏詩記穉謂穗之低小刈芟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

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輔氏曰雨我公田者尊君之義也寡婦之利者及衆之仁也愚謂至公無私天道也先公後私民情也利及寡婦則民之情亦至公而無私矣蓋天無心故生物之功溥民有心故尊君上恤窮民無不用其極也此皆當時願望之意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子畝並見前篇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叶逸織反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上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來方禋祀來祭四方也語倒如此○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

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此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賽者報豐年禱者祈景福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輯錄呂東萊曰南方用騂北方用黑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增釋吳師道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而亦有稱曾孫可以見俗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誠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一章地廣而能盡耕種之功二章苗盛而願除蟲蝗之害三章則願得豐年而望雲雨四章則已得豐年而舉報祈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輯錄朱子曰楚茨以下四篇即豳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輯錄輔氏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為體也下之欲報其上

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為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無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韐（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輯錄問洛水或云兩處朱子曰此只就洛邑言之）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輯錄茅蒐茹藘也古謂之茅蒐今謂之茜草亦作蒨一名地血一名牛蔓染絳之草也說文云茅蒐染草一入為韎）韐韠也合（古沓反）韋為之（輯錄疏是蔽膝之衣）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輯錄韋弁詳見六月常服注）奭赤貌

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輯錄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御戎服起六師尊大威嚴如此以福祿所集而然也故福祿如茨在韎韐作師之上○此章專美今日之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賓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音笑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服飾如此尊臨天下福祿盛矣且將長受福祿保有天下而不失也輯錄毛氏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珧音遥璗音蕩璆音求孔氏曰珧蜃甲也黄金謂之璗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賦也同猶聚也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家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中韎韐有奭之意而致其祝此章中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以家邦家室言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輯錄朱子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

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呂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曰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諸侯之興也見裳華之葉湑

然已心喜況得見此賢諸侯乎喜可知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釋重言寫兮一句則其有譽處宜矣譽處安樂也既能獲乎上斯宜有其樂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文勢相似意則不同彼以露在蓼蕭為興而兼言上下之樂此則只以裳華之葉湑然為興故專美人臣能得君心而有其樂也合二章集傳觀之可見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墟羊反矣

興也芸黃盛也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為興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文章者德之見於容貌者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于

儀則上得於君而獲福必然矣上章之譽處即此章之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為興也○美其文章則有根於中者美其車服則有所以稱其服者二章皆不顯言而自可見我心寫兮之故也）

○左（叶祖戈反）之左（同上）之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已反）之右（同上）之君子有（叶羽已反）之維其有（同上）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此有字是有之於外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左之宜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所蘊蓄顯顯言之以深見我心寫兮之故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三